見睫錄卷之二

風俗

東方初有九種夷草衣木食夏巢冬穴檀君始教民編髮盖首君臣男女飲食起處之制自此始（東史）

武王封箕子于朝鮮都平壤教其民以禮義田蚕織作為民設禁八条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娵無信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都邑飲食籩豆有仁賢之化（上仝）

涇虛子曰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其詩書禮樂醫巫陰陽

卜筮之類百工技藝皆從以往焉譯以通言教以詩書使知中

國禮樂之制君臣父子之道五常之礼教以八条崇信義篤儒

術醸成中國之風教以力尚兵鬪以仁服強暴隣國皆称之衣

冠制度悉仝中國 仝上

芝峯曰八条之教三条外皆不傳疑並五倫為八条

東人好着白衣豈亦殷太師白馬之遺風歟 類說

漢書曰馬韓人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向上我東土室之制久矣 芝峯

一統志曰朝鮮風俗柔謹金鶴峯以為我國人性謙恭遜順入則

修事親敬兄之道出則盡忠君事上之義士大夫崇礼讓勵廉恥衆

工商賈亦守本業无犯分凌上之習非但柔謹而已

四補我國婦女貞信不淫壬辰天兵出来時刼奸一官娼〻恥之
自縊死以娼而如是謂之貞信亦宜然倭賊與天兵十年彌滿婦
女爲其汚者多浸以成俗漸不舊 仝上

國俗凡中外鄕邑坊里皆作契以相糾撿謂之香徒輿地勝覽金
庾信年十五爲花郎時人服從號龍華香徒今香徒之稱盖本於
此 仝上

靜菴先生言 世宗朝士大夫服皆黃色而許裯則常着灰色襟
護盖儉也此祖宗朝餘習而自乱後絶无世道之變也 仝上

今俗喜衲衣盖出於僧家云 仝上

壬辰唐將征倭謂我人曰爾國礼樂文物動遵中華而軍民皆無

樂生之心者骨軟礼奇之致也盖唐將審知我国風氣柔弱人心脆薄而徒以浮文小節為務故民不堪命而至於此耳旬月之間能察人国事如此 公私聞見

馬尾裙無貴賤服者日盛成化間朝官皆服之此服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乃駿裙也 稗史

故事八道各官皆有場市以便貿迁惟京圻不得濫開場市盖京城為民人部會而且是不耕不耘之地必待四方之委輸貨物流通有所相藉京圻近京故圻甸之民各以土産来京貿換則京中圻甸相依為賴也近来各以一時之見續續開市經乱後其數愈煩物華流通之路益滯而不達甚非事宜宜令京圻監司除開城

外一禁塲市似當 白沙別集

京圻崇尚信義而篤儒術衣冠制度悉同中國天性柔順魯閭多
賢詩書礼讓比屋淳厖昏姻之礼略同於華以兩手拠地為敬衣
服潔淨三年居服君子之國服色尚素元日相慶見人必跪 輿地勝覽

忠清與京畿略同民俗儉嗇

全羅俗尚儇利民不椎朴治家者多蓄穀以備凶荒列肆文昌南
國人才之府庫

慶尚地多山險民俗質朴務本節用農桑勤儉夫耕婦織曲車背
筐土厚風淳山河秀異巨鎮雄藩繁華佳麗甲於東方

黃海務農桑尚淫祀

江原少嗜欲諱疾病尚學文喜游宴同姓不婚礼義相先作青音
歛老會種麻養蚕邑落有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
禍

平安婦人貞信不淫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節飲食尚氣力好經
術尚淫祀士人樂業儒側巷搆局堂誦經習射

咸鏡風俗淳朴愚直以馳馬彎弓爲德動之以利安爲之然諾土
多瘠風氣早寒勤儉強悍尚巫祀用長轂車與藩車 並上全

松都風俗比古頗变而貿迁逐利之習斷感以此人民富庶物貨
繁華可謂冠於東方闤闠之属錙銖有競宜若争訟之多而浮靡
餘俗至今猶存簿牒甚簡 竹窓閑話

仁柔惡殺官吏有威儀風俗類中國士尚鮮律膝行必跪尚素服男女巾幘婦人髻髻端午秋千擊毬上巳青艾染餅勝覽

耽羅俗尚淫祀每歲元日至上元山澤丘陵俱設神祀巫覡儺戲二月朔日以槎形如馬頭者飾彩帛以娛神謂之躍馬戲治喪百日而除略掘田頭起墳不用地理地瘠民貧女多男小女皆執役或二三人四五人共擔一臼而女歌相杵之歌者調甚苦旋磨亦然耽羅志

居人以海為家歲多漂溺男子之得塋者小男小女多故一夫而數十妻者有之貧寠者亦不下十婦之常力作食其婦村巷之女鮮有伉儷每歲三月援兵入島時女輩凝粧來待於浦口

酒相狎迎至其家八日罷訪則滯注追送林子順作迎郞送郞曲備記其事(類說)

四俗不葬其親死輒委之壑壽中樞度為牧未上官先勑州人使備棺槨以歛葬州之葬親自公始(名臣錄)

正月禁乘船人多壽考山无惡獸(輿地勝覽)

嶺東海夫以漁採為業故服父母喪百日而除趙透侖持謙為高城守下令曉喩定行三年喪隣邑亦效之(本狀)

吾東人喜立地主碑碣以寓去思之意而礼安一縣自古無立碑事蓋退陶先生之教也先王曰太守民之父母能有能否何可或立或否以别彼此耶以故至今不立焉

安東最重座首之任非有德行門望為一鄉所推服者不許曰有政丞退老為座首金鶴峯誠一以舍人還家鄉論乳為座首俄有執義召命公喜曰吾乃今知官矣 類說

會鮮谷 風月主 憂息曲 坦坊歌 陽山歌 碓樂 黃昌舞 蚊川 鮑亭并慶州歌謠 輿地勝覽

金海土風好石戰自四月八日始端午日大會城南竪旗鳴鼓投石如雨至死無悔庚午征倭時以善投石者為先鋒賊不能前安東俗亦然又府西芿村下界兩村每歲六月晦長竿懸旌雜樂以祀神因會飲角觝名其神曰太宗神其戱曰七夕戱七月十日乃罷以妨農費財或罷則惡風橫行咬害家畜 邑誌

府東三十里沿江要諸村民居六百餘戶屋舍相不事業采販
魚為生俗甚淳朴一家有客則諸家各以酒饌為禮婚嫁喪制
皆然一家有淫行則諸家共黜之又力學多應科者漁村勝覽
金東岡宇顒所撰書南冥行錄曰所居書室皆施丹雘蓋取其明
淨也洪忍齋彥弼撰柳辰仝全碑文曰節儉自持所居第宅不施
丹雘竹泉閑話曰沈領相連源營造妾家至施丹雘李延陽時白
賜第在鑄洞此本先海朝首相朴承宗家也壬辰亂前所建故內
外廳事丹青至今宛然國朝全盛時京師氣象之繁華可知也耳
目習熟南冥以處士猶不覺華侈即令无論勳戚貴主祠宇外未
嘗丹青習俗之侈人如此壽谷集

宣廟五年壬申傳于政院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我國大小男女必貫穿其耳作環珥而懸之取譏於中國亦可羞自令曉諭痛革大哉王言可以化民俗也 全上

順興有富翁嫁女數百里地婚張旅軒後也父以學行子以文學稱女歸二年富翁往見之騶從資餉甚盛行未至女家二里隅一小壟有菜女三四為伴其一女也翁招而坐左驚曰土風一至此哉採山耘田賤婦職也士夫家婦女乃為此乎饋之藥果五六食其一儲其餘欲歸遺菜伴也女曰夫家父子有事山間不可報客而擬田旁乃談于路左曰及造門焉竹林果苑筆床書几依然巖門光景日合主人方還父驅牛子負耒左鐮右鋤見客不交一語

安頓田宅飯牛訖乃出禮服韡子孫止甚閑暇款曲寒暄亹亹談詩殊无田間勞苦色入夜有一婢子以隣婦人語語于女曰明日宅後田鋤丁前傭未可酬與女曰家尊遠至明日從容侍歡前傭未敢唯命隣婦卽為遜辭謝之蓋婦人前司諫子婦也千間茅女皆顯族也翁將故妥婿一来婿曰晝耕夜讀自昔至秋冬又講會山堂閑漫出入那不敢為俟決科之日可以進仰床下云蓋其俗淳實甚有上古遺風西錄

軍兵

世宗元年己亥五月倭寇庇仁又寇黃海道以領相柳廷顯為三道統制使參贊崔潤德為三軍節制使發三南兵一万七千人紅

三百二十七艘持六十五日粮凡四十日凱還拜首相 上親執
爵以賜之又命 世子行酒可見祖宗朝兵力之盛威武之神筆記
我國平時中外軍額十八萬零户保通計則五十餘萬而乱難迯
荒之逃故甚多雖年年按簿充定流亡絶户尚未多充寔由士族
閑游者衆而應役之民少也若不大段更張恐死善策前朝紅巾
賊直擣松京恭愍王避走安東合諸道兵二十萬僅得平定可見
勝於今日也類說
我國戰舡制甚宏壯倭舡數十不能當吾一舡李忠武邑舡用以
制勝然元均代舜臣則以百餘戰舡敗衂無餘舜臣代均則以十二
戰船摧敗六百艘蔽海之賊亦在乎將得其人而已仝上

北道士馬精强甲於東方而乱後生齒日耗比平時大縮且本道武士終身苦戍不得登仕於朝以故不樂赴扎可謂寒心 類說

北道士馬雖云精强所謂抄選軍 百名皆以貧賤無依之人苟充且不知弓馬一年應役只是兵使々嬰備納柴炭而已如此而可望他日之得力乎只是親騎衛八百名可比關西之別武士差為驍健耳

鳥銃出於西域倭奴輩条得其制壬辰之乱我國人多死實出於此我國亦自此条得一云我國大砲始于麗末有判事崔茂先者學得元焇焇匠云 仝上

歲庚寅倭將平義智者献鳥銃槍刀等物自此始有焉 懲毖錄

甲午二月設訓鍊都監初平壤之復也　上請謝都督李如松問天兵前後勝敗之異如松曰前來北方之將恒習防胡戰法故戰不利今來所用乃戚將軍紀效新書禦倭之法所以全勝也　上密令譯官購得其書難曉使領相柳成龍與從事官李時發等討論又得儒生韓嶠爲郎專掌質問于天將牙門及還都命設訓鍊都監柳成龍爲都提調武臣趙儆爲大將兵判李德馨爲有司堂上文臣辛慶晋李弘胄爲郎儆力能舉一巨石能超一丈墻者入旬日得數千人教以戚氏三手鍊技之法置把摠哨官部分演習悉如戚制數月而成軍容大振常宿衛扈從國家賴之國朝寶鑑

軍兵中父子三人編於行伍除其父兄弟四人除其兄先賢後裔

除奉祀王子孫七般賤役皂隸羅將日守漕軍水軍烽軍驛保外充定良役受教輯錄

歲抄脫漏十人以上守令罷職三人以上降資二人以上杖八十

監色一人以上全家徙邊歲抄全不充定守令罷職監色全徙軍

軍兵以生為死以存為逃虛稱癈疾避役容隱閑丁者守令罷職

監色全徙物故老除而仍為徵布者勿論多少守令罷職軍士任

掌者願行三年正兵以下戶內保代立大典

近代將兵諸臣愛獲軍卒若保嬰兒雖軍門有事權人任使坊民

雜役一並減除或有犯禁被捉及作挐閭巷者法司欲依律科派

則主將多般周旋期於脫出使名在軍籍者驕橫日甚充役頑忽

其平日安逸如此而脫有緩急可望冒死赴戰乎以此輩下士卒

一朔勞役不過三度習陣而已或當大駕展謁陵寢則扈駕軍馬雖如 宣靖陵之近端汗股栗至有道閙顛外者盖以平日安過其家未嘗勞其筋力故也壽谷集

京外軍兵諸額摠數

束伍軍二十一萬一千三百八十餘人圻二万八千八百三十九○忠二万五千二百七十四○全三万九千一百八十七○慶四万八百六十三○平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九○黃一万六千七百十七○江九千一百八十四○咸二万九千二百二十三

騎兵三萬 千八百餘名 保九萬三千五百七名圻 ○忠四千三百六十五○全六千二百○慶五千二百餘○平四千三百六十二○黃三千四百七十二○江二千一百餘○咸親騎南北各八百

步兵六萬二千三百二十九 保萬千名（所一万一千厶出二十八百四十厶全文千七十八厶慶六千一百十三厶平七千三百厶黃二千二百厶江三百八十文厶咸二万大千四百二十）

禁衛八万八千五百八名（戶保馬保標下別破陣名） 御營九万五千一百二十三名 訓局四万三千四百十七名（馬保砲保餉保并） 摠戎二万四千二百四十五（馬保標下米保并） 鎭撫二千六百九十名 管理軍五十二百三十二名（馬保並） 各道巡牙兵十四万一千九百四十名（馬保標下並） 水軍四万七千六百十一名 烽軍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九名（保二万九千一百二十三） 新選三千三百五十六（保四千三百五十五） 漕軍三百七十二（保二千二百四十二） 水夫三百六十（保三百二十）

津夫一百六 陵軍四千七百四十 奴婢五万六千九百十

城鎮堡募兵二万五千四百八十七 有廳雜色五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內

各道戰船一百四十七 屯船五 防牌船二十二 兵船二十五 三十朔改朔六十朔改造

統營 戰船四十隻屯船二隻防船二隻 屯一隻

慶右水 戰十七隻屯一隻 慶左水 戰十七隻屯一隻 全左水 戰十七隻 屯一隻

忠水 戰十四隻屯一隻防二隻 圻水 戰六隻 兵九隻防九隻

黃水 戰十三隻兵六隻防二隻 平 兵十隻

旗幟帳幕十年一次改備 大同米劃給

京外戶口 丁卯式

京戶三万四千一百五十三口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 圻戶十五万七千四百七口六十四万五千五百五十二 忠戶二十三万八千二百三十二口九十七万一千九百九十三 全戶三十一万七百五十九口百二十万六千八百五十七 慶戶三十八万四千五百八十九口百六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四 江戶九万七百四十七口三十万二千二百三十七 黃戶十三万七千三百五十四口五十二万二千四百八 平戶二十九万二千二百二十六口一百二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九 咸戶十万三千六百三十五口五十三万七千八百十六

田賦

箕子井田在平壤南門外田中有井名曰箕子井韓久庵百謙欲究其制乃考殷周步數異仝尺寸長短逐畝折筭卞其區畫則每區七十畝各為十畧限而縱橫皆八通計六十四區為一大畧限

方方正正逈袤數里正陽含毬兩門之間最爲分明乃作井田制之不合其篤於好古如此噫自秦開阡陌而井田之制无復可尋孰謂殷制之在我東者其遺跡歷數千載而不泯耶然非久奄孰知其詳若是耶尤可尚也 類記

箕子井田區畫宛然云而其區畫之制本非井字形則其稱以井田者妄也自箕子二千餘年千燒万戰之餘城郭山川亦多變易況可信其田界之尚存乎 栗泉集

太祖朝侍中趙浚請革私田置科田於京圻以優士大夫置軍田於州郡以養師徒以至鄉吏津院皆給田田有定制國有成法各有分限不相侵奪兼併絶而田宅定賦斂薄而衣食足俸祿厚而

廉恥行倉廩實而國用足云云 國朝寶鑑

國朝貢案燕山時所增久為生民之病 明廟甲辰始設廳改定考其邑力殘盛田結之多寡土産之有無酌量彼此那移均適庶弊頓革生民蘇療而防納刁蹬之弊倍蓰於前胥吏戈利勢家壟断公用不加而民力重困是實由於紀綱無廉恥之致為不大改更張則此弊無時可已 芝峰類說

田分六等每二十年改量成籍藏於戶曹本道本邑一等田尺長準周尺四尺五寸五利二等五尺二寸七分九利三等五尺七寸五利四等六尺四寸三分四利五等七尺五寸五利六等九尺五寸五分實積一尺為一把十把為束十束為負百負為結一等田

一結準三十八畝二等田四十四畝三等五十四畝四等六十九畝五等九十五畝六等一百五十二畝各等田十四負準中朝田一畝常耕者稱正田或耕或陳者稱續田 大典

金應河鐵原人微時爲量田監官均田使欲令高其田品以厚其稅金執不肯曰薄田厚賦民不能堪非但一時貽弊必將万代歛怨吾不忍爲也均田使怒杖之而猶執前見均田使始愧而從之 公私聞見

光海朝李完平元翼請設宣惠厅趙浦渚爲郎行大同法每春秋民田一結各收米八斗以時價給各司私主人使自貿納上供諸物而優剩其數使主人亦得以自貿此外不許升米加徵於民戶

光海命先試圻甸臣家豪民皆失防納大利百道沮撓光海亦欲罷之而以圻民言便故行之 仁祖反正初公首入相請遍行此法于八道而以都下浮議止行於關東澤堂集

大同法果否始為一結一斗之制而不見用至完平先行於圻甸後二十年權吉川盼視察關西乃取完平之意乎倣一道田役出入為緊法事未卒行籍而藏之金潛谷堉自為儒生時有意於此記藏囊中及 仁祖戊寅按是道發視其籍歎曰治民之道不外於是入朝未幾除還 孝廟遂開大仝廳 堉為贊畫使通籌一道田案元問田之大小惟視結數多寡每結出米十斗山僻州縣準米出布歲委輸京師東州洲亞宣惠碑

大同設行湖西辛卯年湖南壬辰京圻癸卯嶺南己未山郡作木湖西六斗湖南八斗嶺南七斗京中皆以五斗計用而勿論山海邑米布皆給主人(受敎輯錄)

顯廟癸卯有圻內量田之役圻內土薄无一等地而王室至親家水陸之田例免其稅故上司勸令官家田土陞以高等凡宮庄無稅置之一等无妨矣楊州監官金姓者爭之曰宮家免稅不過數十年而已未有百年仍存者此田畝於民閒須臾間耳旣爲民田之後則薄田所出不足以供優等之稅必有無窮之弊上司不聽後皆如其人之言民多棄而不耕人皆追思之(公私聞見)

逐年隨其時起田當每結收米十二斗以爲京外一年之用分其

邑之大中小殘留置餘米以為刷馬及科外之役餘米不足之邑
以隣近有裕官充給別卜定自京可備之物勿為分定大典
兩西田畓諸宮家切勿許折受宮家免稅大君公主四百結王子
翁主二百五十結折田根本之地理宜優恤畓則以四等作首田
則以六等上仝
稅米漕轉敗船之地營門稍遠則馳告邊將一一濟出如或任他
偸出不肯邊將定配壓錄致敗顯露者監色船主沙工並梟示格
軍嚴刑配米太一一徵捧
京圻稅入太六千二百八十三石收米三萬二千三百三十六石
忠清太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一石米二萬二千八十二石作木八

百八十五同收米十万四千八百餘石全羅太一萬五千一百八十一石米五萬八千二百三十七石作木四十同收米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石慶尙太三万二千二百十三石米四万二百十一石(公木作木倭料三手粮并入此數一年作木小不下一千四百二十餘同)收米十四万四千七百六十五石内(本道儲置六万石零)黃海太一萬三千五百八十一石大米九千四百十五石田米二万四千三百四十五石收米四万四百六十六石江原太六百八十三石田米五百六十六石大米二百九十九石(作木一百二十六同零)平安大小米太並一萬四千六百餘石而以元結三分之一作太二作米西兩界比他道收三分之一稅收米則直路邑每結五斗僻邑加一斗大數二萬五千二百石零並入

軍餉咸鏡太一千六百六十八石田米三千三百三十六石大米八百八石依關西例収錄軍餉西田每結太三斗零田米一斗零畓每結大米二斗六升零四布九百七十二同小米九百七十石續田所入移入大同合税入太九萬二千六百十七石田米四萬八千四百四十七石米十四萬三千一百三十六石汲米四十八萬七千三百五十四石戶曹謄錄

軍資監平時有三十万石故癸巳倭賊退後尚餘四五万石以助軍餉以賑飢民今倉穀不滿万石脫有緩急何以濟之類說

一年須料三穀都合十一萬七百十八石

廣興倉百官雜職大米一万八千石太九千餘石 豐儲倉內

官米三千三百石太一千四百四十石 軍資監各衙門將官
館學生禁軍米二万三千二百八十石 田米一千八百石 太二万三千二百石 別營
劉訓局軍兵米三万九千六百石 田米六百七十石 太六千石 今則皆以十二付
料故比此加倍

八道漕船站記

牙山倉漕船十五隻每船沙工十六名每名奉足三名式屬邑
公州燕岐全義溫陽木川牙山淸州天安
羣山倉漕船十九隻船軍仝上屬邑全州金溝泰仁長水鎭安
任實金堤
法聖倉漕船二十八隻船軍仝上屬邑光州綾州潭陽和順長

城淳昌南平同福井邑

聖堂倉漕舡十二隻船軍同上屬邑高山珍山錦山益山雲峰

南原

左水站漕舡二十隻每隻沙格十四名奉足二名式屬邑忠州

鎭川清安槐山聞慶咸昌尙州安東龍宮醴泉比安

右水站漕舡八隻沙格十五名奉足二名式屬邑瑞興平山谷

山新溪

八道田結總數

京 田三万一千八百四十七結六十七負二束 畓一万七千二百四十九結二十二負六束

忠 田十五万五千七百四十七結二十負四束 畓九万五千九百四十四結六負七束

全 田四十五万八千八百二十四 畓十七万六千八百四結六

結六十三負四束 十一負五束

慶 田十七万五千九百九十結九十四負四束 畓十二万五千九百十四結三十一負五束 火田一百八十五結四負三束

黃 田四万八千二百四十三結五十七負五束 畓一万二千八百三十七結二十七負三束 火田一百三十七結六十五束

平 田五万五千三百七十八結 畓七千一百二十八結

咸 田二万四千八百十二結 畓七千五百十二結

量後加耕三万三 四千結 十

江 田畓合四万一百八十九結五十七負三束

開城 田二千十九結 畓一千五百三十結

江華 田二千七結 畓二千二百九十七結

合 田七十三万五千一百九十一結七十負 畓四十四万六千九百十一結十九負五束

庚子元帳付

京十萬一千二百五十六結 忠二十五万五千二百八結

全三十七万七千一百五十九結 慶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七

十八結 江四万四百五十一結 咸六万一千二百四十三

結 平九万八百四結 黃十一万八千八百三十結

丁卯除雜頉實結摠数

(京五万五千九百七十結 忠十四万五百四十七結 全二十三万三千八百十二結 慶二十三万六千四十四結 江一万四千四百八十結 咸六万一千二百九結 黃七万一十八百九十九結 平七万九千六百四十一結)

合八十八萬三千五百四十二結零

雜頃摠數

官屯田 主旗(節度使)二十結 巨鎮(營制使)十結 大府牧二十結 都護府郡十六結 縣驛十二結 諸鎮五結

衙祿田 大府牧(各五十結有判官則加四十結未挈家者減半) 大郡縣五十結

郡縣四十結 站五結

公須位田 府州郡縣各十五結 大路各十結 中路五結

驛公須位田 大路二十路(黃海加五結兩界加十結) 中路十結(兩界加五結)

小路五結兩界加三結 驛長二結 副長一結五十負 急走五十負緊路加五十負 大馬七結緊路加一結 中馬五結十五負緊路加五十負 小馬四結緊路加五十負

院主 大路一結五十五負 中路九十負 小路四十五負

津夫牙祿八結 大渡津夫十八人十結五十負 中路九十負 小路四十五負

氷夫每一名一結

祥灾

太宗四年吉州海水赤三十餘日 四年茂長浦水赤七年安梁海水赤聚流又赤如血二十一年巨濟海水黃赤小魚浮死河東海

水黑濁如豆粥三日江陵太嶺竹結實如菸穗粘如薏苡味如唐黍人摘取為酒食咸吉適和州有土色如黃蠟味似木麥飢民作粥餌充飢 東閣雜記

世宗丙午摩尼山鳴聲如撞鍾崔潤德西征時軍上忽有白氣如疋帛日官曰大勝之兆也果大捷 類說

成廟朝成化癸卯寧海府地大陷有烟氣夜有大光接以木則成火長八尺許廣二十尺許 丙辰丁巳錄

後苑生瑞蔥一幹九枝砌石培之燕山仍以籌金為游荒之所 野言

中廟庚午雷震太廟木末年景福東宮災 二聖繼陟之禍適出於其後 仝上

中廟戊寅五月京外地大震太廟殿尾飄落闕內墻垣塌倒家舍顛仆人皆露處以免震壓其後赴京使臣回還言薊州寒家縣有白龍一黑龍一乘雲而下口吐火焰隨而風雨捲去旁近民舍三百餘戶船數十隻飄入半空墮地粉碎乃今日也仝上

明廟癸丑將重修景福九月大內災延及思政殿甲寅始重修仝上

宣廟朝雨淸門外岩石間有液流出淸者如酒濁者如餅人爭取食見日堅凝不可食類記

戊寅飛雉蔽天日石潭日記己卯南中月魄墮地天中无月仝上辛巳軍器寺池水湧半丈江界有夜明之變夜色如月人影著地仝上

戊子六月穩城地夜有大塊如人佩弓矢飛西向北雲雷隨之如

氷坼之聲（東閣雜記）戊子漢水如血（仝上）

己丑江水如血京江上至廣津水色黃濁如血數日（日月錄）

己丑平壤城中有豹入城大同江水赤東濁西清（燃藜錄）

辛卯京城西放及仁川蚊虫分过相戰死者皆斬呼瑞山蛙戰忠

州鼈鹿東海魚產於西海々州青魚移產於遼海遼東人謂之新

魚（仝上）

壬辰四月十七賊報至忽有怪鳥鳴於後苑只一鳥而聲滿一城

終日達夜人無不聞（仝上）

癸巳元月白氣自西北亘天橫貫太陽旁有雙虹圍暈數匝七日

後天兵克平壤 東閣雜

甲午大飢鳳山境生異土粘滑如真末和米作餅食之療飢 上仝

壬辰後丙申忠州之水魚鼈多死〻皆无頭海西之地盤石移去

甲十餘里小石進隨者无數沙礫如飛雨 日月錄

乙巳七月安辺大雨半日境內民家盡沒人畜沒去全村无一遺

者翌朝視之牛馬鷄犬山禽野獸水族之堆死於洲渚間者如山

木皆根拔填塞數十里人不通行是開闢以來未有之變或曰𣲖

天下雨海翻而為灾云 類說

丁未訛言取人膽之說盛行白晝城中之人不單行傳及外方八

路皆然人心恇惧道路阻絶數月方定其灾異甾至明年 宣廟

昇遊 仝上
光海癸丑十月野雉入都城適於市肆市井小民相爭捕食如是
月餘異哉 歸二月 乙卯京城北青門外岩穴流出如酒餅之物食之
依似又家猪產人石佛動搖南原牛產兩頭犢鳴則隣出雨 仝上
丁巳十一月二十一日大雷震慶母之論始起又於其年六月北
青甲山等地白蝶自西北流入如長蛇陣連二日不止 仝上 己未京
城大災自鍾閣銅峴至南別宮延燒數千餘家人畜多死 仝上 庚申
有班鳥自日本雲毛滿塞海上過巨濟至智異山中交戰死者積
堆臭聞山外其餘向北飛去 仝上 癸亥二月十九日日暈二十八日
夜二更蒼赤氣起自坤方向天中相搏四更東南亦然三月十一

日午時乾方天地俱震十三日 仁祖反正 仝上 仁廟乙丑順天地大雨山崩沒五百餘戶畜死者无數 仝上 丙午結城縣海邊古有石碑忽有七大石自海中出來至碑下而止邑城大雹如人面其眼皆俱 仝上 丁卯二月雨血草葉皆染 仝上 戊辰安邊大雪人家壓破鵝犬小兒多死 仝上 己巳日暈內青外赤色如血自是三四月無日不然七月昧爽青紅氣非虹非暈立于坤方直指中天廣可數十尺 仝上 庚午二月雷震 太廟門外柳木 仝上 辛未麻田縣牛產犢兩頭兩鼻三目兩腮四頤 順天縣民獻白鳥 仝上 壬申冬天雨赤雪而因大雪十日人多死於道中 仝上 癸酉秋雷震仁政殿棟柱星隕高山縣化一拳黑石漢城池水變血色池魚盡死 仝上 甲戌狗生一犬

二軆延安地有恠鳥飛集无數旋即自斃体似兒雉足如鼠足又
慶尚道嘉德地牛生犢二頭四足大立也牛將產而死剖之犢一
頭三目兩鼻二口二舌又礼安縣川斷流乃黃池下流洛東之源
連三日涸絕人皆着履過行兩上下水流如常 仝上
景城大水人多淹死大風折木近來所無变 甲戌七月 國在話
丙子仁同凡於坪大白鶴南北結陣移時相戰固城縣大中小石
无數移行有相搏之狀安山地有三大石出自海中大同江过數
十里野鴨成群連日交戰咸昌恭儉地小鴨數十〻餘日交戰仁
川積來山上峰有石自移過兩谷立於西麓其間幾六七百閒所
行成溝渓可數尺楊花渡水淺自奇祖夏舟船不通有似辛卯之

年（日月錄）平安道大鶴結陣相戰至京師西不止兩鯨入京交戰一鯨死（仝上）丁丑八月雷震南漢山城行宮殿宇京圻冨平地陷十餘丈其溪无底慶州地大生大岩石尽燒爛（仝上）

顯廟甲辰年間忠清道人家劈柿木以薪之中有上下和木四字字法方正如墨寫洪武正韵体者溫幸時從官皆得見之有文士觧之曰此乃上下和睦之兆也忠清兵使閔震益曰以吾觀之從今以往朋黨之禍大起上下紊乱終必至　以木相打吾老不及見公輩自當見之（閑居謾錄）癸丑闕中有群鼠遍滿於御室至近之地而白色者多觀象監官聞而憂之曰當黑者白必有喪故翼年

仁廟大妃　顯宗大王兩國喪出（仝上）甲寅六月大内池中有蓮花

并蒂者老謂不祥八日　顯廟升遐己未秋有異　仁敬王后上

賓壬戌又有此異　明聖王后礼陟仝上浦廟己未有犬入坐備局

丞相之座遺矢而去庚申兩相臣賜死甲子年閒有狼夜入叙政

府囓食家狗己巳兩相臣又賜死癸酉犬異一如己未翌年相臣

又死仝上己巳三月十六日　上親祭　莊烈大妃魂殿忽有月食

既盖非當食而食也其四月　上始發廢妃之教二十五日吳斗

寅朴泰輔等栲死五月初二日　中宮廢遜于私第仝上己巳五月

中宮閔氏殿下遜于安國洞私第宮供既絶兄弟家私備饌羞以

朝夕之一日進一生鵪鶉　妃命放于庭以養之其形漸異久則

化為雄雞庭中玉梅樹枯已三年忽然開花未一年而以甲戌四

月復坤位仝上甲戌訓局焰硝庁忽有錢痕印在墻壁常平通宝也

字及訓字ゝ畫明白其理不可窮其四月朝著変哥訓将李義徵

賜死仝上

兵革

辛卯 音倭國揚言有假道入大明之意朝廷憂之以金睟為慶尚

監司李洸為全羅監司尹國馨為忠清監司令備軍械修城池起

井邑縣監李舜臣為全羅左兵使錦 月

辛卯五月倭使玄蘇等至京城書館壁云蟬 忘螳捕魚游喜鷺

眠此地知何地世革重開進至東莱書客館云明年若得東風便

六十七州談笑中至壬辰四月十三日平秀吉遣其將平秀家等

三十六酋領兵入寇行長爲先鋒兵船四百餘艘蔽海而來是日
來曉霧直侵釜山僉使鄭撥死之十五日陷東萊府使宋象賢死
之十六日陷梁山十七日陷密陽十八日陷金海三十日 上西
狩到沙峴東方向明至惠陰嶺雨如注初更到東坡驛坡州牧使
許晉略設御廚扈衛人終日飢困亂入奪食將闕上供晉懼而逃
仝上
五月一日 上次開城金諫劾領相李山海交結宮禁主和誤國
命罷之以柳成龍爲領相崔興源爲左相尹斗壽爲右相斗壽自
延安謫所承命赴入召鄭澈令赴平壤是日 上御南城門慰諭
人民有請召鄭政丞者 上即命召赴行在曰知卿素有忠義大

即可急赴平壤与俞泓李恒福等同護王子 上至平壤金臣請

竄李山海從之

日本國以我不通使臣起怒辛卯昔始遣通信使黃允吉金誠一

倭酋將平秀吉驕傲无比答書有率兵超入大明之語而朝廷恬

不為動至壬辰四月十三日倭兵二十五万号五十萬犯境先陷

釜山東萊郡縣望風奔潰四月晦日車駕西狩衛士亾散更漏不

鳴昏黑中上下觝觸市街哭聲相聞（懲毖錄）

上次宣川移咨遼東請内附前此上國僞言不息兵部遣人來覘

上接見于義州黃應暘見賊僧玄蘇等在平壤遺本國書掛簷下

滯回為中國替被兵禍而義聲未暴反受惡名天下寧有是冤乎

仍回報事情甚悉兵部力救奏請七月 皇帝命遼東副摠兵祖
承訓率兵五千渡江攻平壤兵敗先鋒史儒等死承訓走還又遣
鄭崑壽請救于京師至十二月天朝大興兵以兵部侍郎宋應昌
為經略軍門都督同知從一品李如松為提督軍務摠率南北官兵
四萬餘人救本國副摠兵楊元為左協大將副摠兵王惟翼王惟
貞參將李如梅李如梧楊紹元及先鋒副摠兵查大受孫守廉參
將李寧游擊葛逢夏等領統之副摠兵李如栢為中協大將副摠
兵任自強參將李春芳游擊高策錢世禎戚金周弘模方時輝高
昇王問等領統之副摠兵王世爵為左協大將副摠兵祖承訓吳
惟忠王必迪參將趙之牧張應种駱尚志陳方哲游擊谷遂梁心

等咸統之叅将方時春為備禦韓宗禹為旗鼓兵部員外郎從六品
袁黄為賛画户部主司文惟新賛餉特命陪道馳援又差游擊張
奇功等䝮銀糧買蒭粮弓面大藥等物搬到義州轉運沿路以濟
軍餉日月錄
壬辰六月　上幸義州達行宮翊原堂居焉　上聞平壤陷移咨
遼東連請内附時本國慘被訛言或言朝鮮引倭鄉導欲謀上國
兵部遣黄應暘等来覘實狀四報事情甚悉中國乃䝮一枝兵来
救又遣沈喜壽尹根壽等告急十一月乃大䝮兵龍湾錄
壬辰大駕至龍湾李五峯好閔製教書諭士庶有曰涼秋節動过
地且寒地維已尽余将何歸詹彼長江亦流于東思歸一念如水

滔〻辭意懇到聞者下涙 仝上

賊陷釜山僉使鄭撥死之多大浦僉使尹興信東萊府使宋象賢死之金時敏徐元礼成守璟金千鎰崔慶會黃進高從厚死於晉州趙宗道郭䞭死於南原高敬命父子柳彭老安瑛死於錦山趙憲七百義士又死於錦山金汝岉死於忠州金鍊光金悌甲死於原州沈岱死於朔寧元豪死於音川李舜臣戰死於任濟元均李億祺崔湖敗死於巨濟申砬沒於忠州李洸潰於龍仁金命元潰於臨津又潰於平壤此外死於潰師者不可勝計癸巳四月京城復天兵入城〻中遺民百不一存〻者皆飢羸如鬼日氣炎熱人死及馬死者暴露臭穢行者掩鼻崇礼门以東循南山下一帶賊

所止舍處並不焚燒宗廟三闕及鍾閣民舍皆蕩然灰燼而已懲毖

上去卯至松都百姓坌集迎駕其中無識之輩高聲呼之曰主上

不念國事全以春愛後宮富厚金公諒爲事今日到此何不令公

諒擊賊耶金有向上投石者侍衛單弱不能禁蓋公諒即仁嬪之

兄也其斂怨於一時可知公私聞見

上幸義州有內附之意俞泓奮然請留死於本國時昇平日久民

不知兵猝遇變亂土崩瓦解賊到處如入無人地柳西崖成龍以

體察使摠當國事接待天使兼摠軍務臨機應變事皆立辦李梧

里元翼以郊巡察使統領關西撫摩召募調兵餽餉未嘗乏絶李

白沙恒福李漢陰德馨相繼主兵軍情倚重金千鎰高敬命郭再

祐趙憲争起義兵所在勦滅鄭公崑壽血誠請援人擬之申包胥
李公舜臣竭力禦侮爲中興第一功克復平壤之後崔簡易製
捷書與五山天輅作露布李五峯好閔製奏文時經略宋應昌提
督李如松每争功不决及見奏文宋乃擊節曰東國有人矣李亦
曰願識此人姓名　上聞而嘉之特升通政野言

按當時不可謂无人才而臨戰則到處衆敗在朝則惟事黨伐
古之人才固如是乎李文忠實中興第一人物而猶不免黨論
以鄭松江目之爲奸凶他尚何說焉李忠武以當世名將惜乎
大事未半長城遽崩也文人則衆如所論而未聞以筆鋒掃賊
也哀哉

倭兵初入都城誘愚民不殺戮近京避亂之投入滿城癸巳天兵
攻拔平壤進逼京城倭賊乘憤半夜焚蕩盡屠一城百无一脫乃
正月二十日也每年是日陰曀愁慘怨氣使然類說
癸巳四月倭撤兵南行兩湖體察使鄭澈京畿江原體察使俞弘
率將士入京城收掃陵寢焚蕩之餘平時旧物一无所存極目丘
墟金命元南下時歷景福宮基址作詩曰蒲芽初嫩柳眉分太液
池臺帶夕曛却羨當時杜陵老江頭惟見鎖千門仝上
倭變出於倉卒一國殆无乾淨地惟湖南一道湖西右道獨士女
多故之且倭人以國人為鄉導故无遠不到幽險之處避亂之人
爭相投集反為賊所殺者不知紀極至於北道地勢如瓶項一入

而不得出免者甚罕反不如在平地隨賊去向東西奔竄之為愈

也 仝上

我國州郡於壬辰變初歷被陷或奔潰不守則有之矣無一人降

附於賊者惟會寧土兵鞠景仁反拠府城執王子及宰臣金貴榮

黃廷彧北兵使韓克誠會寧府使李瑛數十人迎款于賊〻以景

仁守會寧鞠世弼守鏡城賊退拠吉州評事鄭文孚等起兵討誅

景仁等又甲山人殺南兵使李渾送首于賊以為鄉道至癸巳朝

廷遣府使林恂討斬反者二十餘人然後始定北道人心強悍難

馭也 仝上

癸巳大饑各道民人流離失所饑莩相屬人相殺食山中草葉松

榆皮根皆盡甲午夏民困益甚大牛之価不過米三斗細木一疋易粟數升人多刹食死骨咽下而即死者疠疫兼發飢民尽死况且天兵一日屠殺百牛故四境牛馬鷄犬殆盡一時劉都督緃設賑南原飢民雲集賴而少延未久尽死一唐人醉飽嘔于路中千万飢民騈首拾吃弱者未及却立呼泣而此一路可見他道之慘

日月錄

倭乱時大戰稀平壤幸州金烏鳴梁屠城之慘晋州為最 仝上

李忠武舜臣率兵船四十艘列巨濟與元均合兵謂均曰此地海狭水淺難於回旋不如佯退誘賊至海濶處相戰也遂以旗揮其舡退賊大喜乘之既出隘口公一鳴鼓諸舡一斉回棹海中以大

砲碎賊舡烟焰漲天賊死者無數遁入釜山不復出一日方督戰流丸中左肩血流至踵公不言戰罷始以刀割出丸深入數寸觀者色黑而公談笑自若捷聞 上大喜拜統制使欲加一品言者以為太濫升正憲元均又爭功搆誣甚力玄風人前縣監朴惺者亦承望時論疏言舜臣可斬朝廷以元均代統制而拿公來梏問一次減死充軍公之老母在牙山憂悸而死公出獄道過牙山成服即往權慄幕下從軍人皆悲之元均為統制與嬖妾處運籌堂不接軍士大敗閑山島多殺將士權慄檄召而杖之均憤懣醉卧賊又襲擊均大潰走至海邊或言為賊所害或言逃走閑山既敗賊乘勝西向郡縣次第陷沒上下震駭金命均李恒福進曰當起

李舜臣耳從之公至珎島収拾兵船十餘隻分道招呼遠近雲集
无不喜悅賊將馬多時善水戰相遇於碧波亭下公以十二舡載
大炮乘潮至順流攻之賊敗走軍聲大振時天朝水兵都督陳璘
性暴与公同在軍中公盛備酒饌待之士卒无不沾醉相語曰果
良將也公得首級則輒讓於璘璘大悅每言公非小國人物若入
仕中朝當為天下上將何自困於此土上書于 上言公有經天
緯地之材補天浴日之功云遇賊于海口大敗之賊焚舡二百餘
艘殺獲无數追至南海界公力戰飛丸中其胸出背左右扶出帳
中公曰戰方急勿言我死言訖而卒懲毖錄
癸巳六月十九日倡義使金千鎰等守晋州城兵不滿三千賊三

百餘騎陣北山城中按兵不動翌日賊衆大至終日交戰城中射
殺三十餘人賊稍退其夜三進三退賊死亡數至二十五日賊於
東門填土為陵作土室俯視城中放丸如雨忠清兵使黃進亦於
城中對築高陵進脫衣笠親負石男女感泣竭力助築乃放大銃
中破賊塞旋又改造三進三退夜又四戰四退翌日賊作木櫃裹
以生皮各自負戴以放丸矢來毀外城々中以大石滾下射矢如
雨賊又退賊以大木設板屋放火於城內草屋盡爇又遺書城中
諭以納降城中答書曰我兵戰死而已況天兵三十萬今方來擊
汝等盡死云々寨臂叩之曰唐兵已盡退矣三戰三退夜又四戰
四退二十七日築五阜結竹為柵俯臨放丸城中死者三百餘人

且作大櫃為四輪車賊數十人各穿鉄甲擁櫃以進以鉄椎鑿城
府使李宗仁有膂力連殪五賊同東大灘池而投之櫃中之燒死
二十八日一賊伏城下放丸黃進中丸而死二十九日賊奴上東
門相對搏戰兩陣死者如山賊大呼突進於西北門城中軍皆潰
千鎰走至矗石樓與子象乾相抱投江而沒賊屠城作丰地死者
六万餘人自矗石樓至南北岸積尸相枕塞流而下无一人降賊
者 錄日月

壬辰倭變　乘輿西巡國內空虛賊兵充斥號令不得武於先國
為踰月是三南義兵傳檄遠近自是民始有向國之心州郡士子
在亡名募以義將稱号者殆至數百以至恢復及事定之後悉以

軍功作爲隊伍或分防海津或上當京師且將帥亟征空手而往戰馘之賞先以應之不過加設禁軍免賤而已一張告身未免虛佗以致軍情懈怠而怨苦日極空名虛忠非但因民失信他日有事必不得力類說

丙申七月鴻山逆賊李夢鶴嘯聚無賴進陷林川等六邑都元帥權慄使兵使李時言洪州牧使洪可臣討斬之搜其文書有金崔洪三姓云云元帥問韓玄云云指曰金德齡崔聃齡洪季男也皆捕誅之日月錄

丙午日本遣使求和遣呂祐吉等報之以通信爲嫌改稱回答使尹同知安性作詩曰使名回答向何地今日交隣戒未知誠到漢

江々上望二陵松栢不生枝 荷潭集以倭掘發宣靖二陵故云々

癸亥二月以張晩為都元帥李适為副元帥助中朝討建虜 上親餞于慕華館手賜御刀推轂以送适素憾及正日易將之事忝忿又不得一等及是出外頗有怏々之色 日月錄

甲子正月李适反初适遊武弁能文善書有名稱癸亥爲以北兵使未及赴任叅義兵部分規畫皆出於适而論功時以新頑抑之為二等适大不平是夏朝廷以虜患為平安兵使兼副元帥适大怒遂蓄異志文晦李佑等奇自献玄輯李适韓明璉等謀叛 上大臣議金瑬以為适不反李貴崔鳴吉皆以為适必反累爭上前貴怒曰金瑬必与适同謀故稱其冤及适反報至瑬懼請亟誅被

逮人奇自獻等以絕內應　上從之李貴爭不可遂入對更請誅
自獻等四十餘人金言節至适營适斬之亂兵反朝廷疑賊以李
守一為平安兵使以李時發為副體察使注濼之時都元帥張晚
在平壤以南以興為中軍使安州防禦使鄭忠信為副將仍問忠
信曰此賊有上中下三策以銀參厚結毛將據有清川以北為令
一道此上策也陰結奴酋依仗聲勢中策也間道疾趨直向京城
下策也以汝料之當出何策忠信曰必出下策无疑矣遂與凌赴
難賊先入京城晚用忠信計與平兵南以興黃兵邊渝柳孝傑中
景瑗等引兵疾追先據鞍嶺而陣李守一處之諸軍夜登人馬喧
斷是夜東風大作城中不聞其聲翌日賊引兵仰攻官軍盡力擊

之人皆殊死戰李時發送軍入彰義門先立漢幟戰方酣風勢忽
变賊在下風自卯至巳賊死無數适大敗出興仁門而走至利川
墨坊里其黨奇益献等斬之並斬明璉献于公州行在堤至昭川
為軍官所縛献于軍門都元帥沈器遠訓將申景禛等縊殺之荷潭
正月二十二日适斬禁都弁手下兵丁二千降倭一百三十名發
發守过移京城時張晩在安州与本牧鄭忠信分部諸邑守為備
御計二十四日張元帥狀啓入来都下洶惧二月初八日　上出
狩到漢江　大妃　向蚕頭日又寄津人尽遁舟楫未準百官頓
足上下皆以為扶抱投江宣傳官禹尚中限死游江捕得五六小
艇終夜奔涉九日至沙平院日晏厨膳南原府使申浚進薏苡粥

及乾柿因達水原 大妃落後不許南幸賊兵朝夕入城事多危

疑東陽尉申翊聖扣出永安尉洪柱元叱之曰 慈殿若不回駕

令公當先伏刑永安注達此語始下令回駕是夕 上到水原至

於氣塞及聞此報 上病小瘳九日午後賊到京城十二日 東

駕至公州駐蹕道路艱窘不可言至廣亭店父老以簞食笑迎

上嘆惘之駕入山城令兩湖兵守之賊入城以興安君瑅為主瑅

不甚初護從渡江中路逃歸謁适於軍适心憚之而不得已而始

立以脅民心鞍峴之破諸將縊殺瑅初适入城吏胥輿儓具冠服

出迎坊民治道路鋪黃土而迎之二十二日 上還都 日月錄

明璉誅死其子潤逃難於順岩家 潤前為義州判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識順岩故往投

隱伏三月走入虜中時姜弘立以投降功為征東將軍屢殺金景
瑞威焰赫赫潤誣弘立曰本國以君投降論以逆賊掘君先人冢
殺君大夫人而潤亦以君之門客罪及三族幸得脫身來降因痛
哭於庭弘立搥胸憤怒至丁卯大發蒙古兵及金兵四萬使潤先
導進陷義州金務殺僇及到平山弘立叔父姜紳以請和使來矣
弘立見之始知為潤所誣悔恨廢食飲酒以死云 龍灣錄
丁卯正月虜騎三萬夜襲義州姜弘立朴蘭英為賊鄉導韓潤亦
著華服引賊入城府尹李莞判官崔夢亮死之朝廷遣張晚李景
稷金起宗鄭忠信等禦之虜進陷凌漢山城擄定州牧使金搢郭
山郡守朴由健殺宣川府使奇協弘立等詳聞我國反正之舉始

大梅安州陷兵使南以興牧使金浚自焚死監司尹瑄黃海兵使丁好恕棄城走報至大駕出避江都領相尹昉右相吳允謙等從之李元翼等奉東宮下湖南虜至平山講和而遂朝廷以宗室昌原君祿為王弟出質尹瑄論死流丁好恕于穩城前溇日記

丁卯春浙江人徐孤臣在昌州遺書昌城守金時若曰令虜騎數萬下向義州必意在東國望急時㕥備云時若飛報灣尹李莞莞意謂虛喝拒而不聽及賊到城下人告以見形莞曰皆是文龍之欺我也及賊登城又請給軍器莞曰置簿然後出給其籌至皆此類也龍灣錄

以金尚容為留都大將呂裀吉為副尚容以民散難守焚御庫及

兵户曹諸倉仍弃江郡露梁津頭有粮千餘石亦尽散失祖吉收
船並載二百餘石而去 日月錄
朝廷遣使講和弘立与胡差九人渡江進行在弘立等肅拜引見
胡差 上不答其礼胡差大怒送驛舌開諭曰以晋昌君姜絪為
回答使以送胡差刘海等一時還去 仝上
或言私立甘心事虜金景瑞率降倭欲殺虜酋則弘立密告於
虜殺景瑞等虜犯遼東則弘立設策下之累与韓潤請胡酋入
寇當時虜児亦悪其背本責退之及弘太氏代立懇請不已遂
成是禍及到我境見其叔父絪始知家眷保全乃講和云 仝上
講和時礼物木綿三百同白苧布三百疋虎皮百令豹皮百令 仝上

正月与虜講和五月胡差刘海領数千兵与質子昌原君出来直
軍兵於中路率家丁数百直到京城命宰臣迎于門外海以自
上不為親臨怒詬之狀目不忍見 上不得已接見設爵酒酣海
願与天顔相接適曰 上問姜弘立對曰胡人大盟也一適則平
生不負 上曰然不可從使弘立諭之海請与 上扣背又問弘
立對曰此亦一誓也 上從之 續雜篇
金累差龍骨大入境又入京城氣色驕傲舉止簡慢掠奪貨物充
数 龍湾錄
壬申胡差又来言當革兄弟之盟更結君臣之約待来使以天使
之禮且索黃金萬両白金万両五色布十万同白苧布一万同精

兵三千戰馬三十疋朝廷以黃金非所産以虎皮代之折半備給
修御單以付春信使胡差裂破御單棄卜物而去癸酉春信使朴
簹賫去礼單綿紬八百疋苧布八百疋豹皮六十丈水獺皮三百
丈霜紙八百卷上仝
丙子二月胡虜改國號曰清使龍骨大偕蒙古差到義州請與共
尊汗為帝國為臣事三司交章請以大義峻責嚴辭痛斥以折僭
逆之心館學儒生上疏請斬虜使以明大義不報胡差等不辭走
入民家搶奪牛馬我國音信使羅德憲回荅使李廓適相值虜庭朝
賀胥令同參兩人以死爭之至被毆辱終不免羅拜呼万歲及還
到義州平安道儒生等上疏請亟下尚方劒斬二人頭梟示境上

入送瀋陽以為振作之風諫院請斬二人言甚激切命二人竄白
馬劒山〻城徒三年 日月錄
戊午北虜動兵之後固未嘗一日忘我而猶不加兵於我者方有
事於天朝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弘立率虜騎來侵禍且不測朝廷
用計結和而退十年之間不事兵革務循姑息索之則與給之則
愶戲怒而出秦汛元已及至丙子春金國汗僭稱皇帝差遣龍胡
抵書悖慢朝廷茶怒始有斥和之議而惟以速禍為慮遣羅德憲李
廓等以回答為名姑示不絕之意而侮辱而使拘迫困縶大辱不
屈始許生還朝廷益怒不送信〻使永絕和好而惟崔鳴吉一人以
為內充自強外招兵釁非國家之計力陳疏章連被全詳危難迫

前人莫敢言識者憂之是年十二月十二日晉都元帥金自点狀
啓賊騎犯境云十三日聞賊已到安州十四日朝到中和宗社位
板及官人王子皆向江都　大駕御南大門日已申時自京出戰
之一人馳至駕前曰賊已到延曙　上御門樓百官騎主令訓鍊
大將申景禛結陣于慕華館百僚蒼黃罔知所措吏判崔鳴吉曰
臣與李景稷偕往賊陣急請和好以緩其鋒　上須趂此入南漢
山城　上曰可即回駕　世子執鞭者已走矣親執策以行隊伍
儀仗散亂顛仆笑拜震天駕至南漢日已昏黑駕前先導只五六
人幾至城門有野鹿經路一黃門曰此吉兆也須幸公山之日亦
有此異矣二更始入城崔鳴吉啓曰細說和好之辭頗以順言答

之云十七日敵兵已圍南門　上使洪瑞鳳再三往說賊曰必得
王子為質然後可許和好世子泣請曰事迫當出往　上不答下
哀痛詔曰一隅孤城和好已絶内无可恃之勢外之蚊子之援〻
〻讀畢百官痛哭十餘日之間〻或出戰而我之殺賊不過十人
賊之殺我過數百人諸道援兵不來惟忠清監司鄭世規狀啓入
來獻三雉丁丑正月初三日禮府提崔鳴吉手曰吾意与令公元
毫髮異而其於士論何崔公曰吾為萬古罪人不忍置君父於必
亡之地乃撰國書有書清年号之議大憲金壽賢力爭之鄭蘊金
尚憲独守戰之議終不得行初五日南兵使徐佑申咸鏡監司閔
聖徵狀啓入来十五日忠清監司鄭世規兵使李義培慶尚左兵

使許完右兵使閔栐皆敗沒世覲脱身逃走義培不知去處完栐
死於賊鋒全羅兵使金浚龍已到龍仁慶尚監司到忠州木溪收
合散兵云十七日清人答書末端云欲生則出城敀命欲死則出
城一戰以聽皇天之處分蓋其書中所言耳不忍聞口不忍道十
九日崔鳴吉携國書入闕礼判金尚憲奪取裂破仍痛哭兵判李
聖求入曰令公雖得万古清名置兩殿於何地乎曰令公方為副
察使惟一戰而已何事於和聖求曰以令觀之則可戰乎可和乎
令公之意如此則何不出去清陣自明耶曰令公執我遣賊東陽
尉撫劒曰力主和議者當授此劒刺之金尚憲鄭蘊待罪曰臣等
以斥和上疏當出清陣以死矣二十二日江都陷是日清人陸地

行舟到甲串津口先放廌礮炮舟師二十六廷及檢察使金慶徵
留守張紳忠清水使姜晋昕等不戰而潰賊以扁舟渡津如入無
人之境既至南門大臣金尚容決命亨李時稷沈誢宋時榮皆自
決死前領相尹昉奉宗社妃嬪變着常漢衣服竄身閭家為內官
所得內官金仁負元孫而出終始保全此人之功也賊必欲得斥
和人城中將士又粮盡悉亂無謀詣闕而大呼曰斥和人等若誰
出送則使之擊賊如何二十七日朝廷知江都失守之奇 上乃
決出城之計二十八日崔鳴吉撰國書洪瑞鳳持往龍胡曰近日
寒甚元乃為勞洪相等曰受皇勅如大旱之得雨何勞之有龍等
曰麻田浦已等受降壇皇帝自出来明日到此行礼可矣降時例

有面縛輿櫬舍璧等節目今姑除之洪曰國王常着衰衣以此服
之乎曰不可措崔藍衣曰當着此服而來矣曰出南門乎龍曰南
門乃正門也罪人不可出入由西門出可矣行礼後爾王則不為
率去此後切勿更通南朝還時欲擊椵島舟師砲手整待之世子
一大君三公六卿之子弟各一人率去事已定矣國寶則當更鑄
以給新定歲貢白米一万石白金三千両白苧布一千疋虎皮三
百令薰金一百両一年三次撤兵之事未約之前送兵三千于下
三道三万于南北道跪已傳令以招待其還當撤去矣洪等曰諾
龍等與崔洪等相語甚款有若素交者然二十九日命軍官李英
達等率作和人吳達濟尹集出去 上聞門痛哭移時而止三十

日龍等來坐于城門切 上促出留城百官拜辭城内哭聲如雷
軍兵奴隷亦皆流涕下人輩欲訪父母妻子排門爭出兵判申景
禛拔劍欲斬乃止 上至清陣行礼後汗以刺繡衣貂裘一襲白
馬一疋賜給乃設宴而罷 上還宮世子及兩大君留置陣中汗
以策拾沈譯非大臣出之二月初一日清兵解圍而退所陣処只
有稚兒老病呼哭而已留城摠府李弘胄使老除官姓收養初二
日始撤兵開大門任其所之 南漢日記
下城後每歲方物春秋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水牛角弓二百
部豹皮三百張鹿皮一百丈茶一千包水獺皮四百丈青黍皮一
百丈胡椒十斗好腰刀五十把丹木二百斤大好紙一千卷五爪

龍文席四令花席四令白苧布二百疋綿布二千疋細麻布四百
疋細布一万疋布一千四百疋米一萬石故擊機器時砲手四百
名軍粮八百石戰船云云又求宗室懷恩君德仁之女以行

日月錄

平安監司洪命耉勤王千里路遇賊兵相與力戰兵孤力弱為賊
所殺兵使柳琳亦於金化地遇賊力戰大破之人皆頌功都元帥
金自点則身提鋭卒出沒山峽竟不赴援縱賊遺君都元帥沈器
遠領率南北兵逗遛不進孤負南漢君臣之望西道副元帥申景
瑗起兵之初旋被俘擄偷生負國南道副元帥尹璛擁三関之衆
旣不能指揮諸將以致敗績且不赴南漢朝夕存亡之地江都撿

察使金慶徵以靖社忠臣任分司之重寄主管兵權不能設計防備及賊渡津之初斂兵出陣於甲串崖上㤼於佛蹲礮二三放不戰而潰乘舡渡海罔念宗社妃嬪王子與私親苟活一身得罪公私舟楫大將張紳亦以靖社忠臣專管舟楫自恃天塹无意戒叩及賊卒至惶㤼不知所為聞礮放尸居樓舡不泛不進而縱賊渡津妃嬪王子老母存亡如視獘屣逃海苟生忠清兵使姜晋昕不次超用得拜閫帥變生後來住甲串不戰而潰兩司亟請加罪 上以紳慶徵前功且不忍加誅賜之死姜晋昕及虞候過以㤼斷首於市諫官又以大臣尹昉身任宗社安危陪從江都不能固守倫生負國請置極刑 上姑令罷黜南漢守堞百官各以功次賞職

大備酒饌上親自犒軍于余華館體察使金瑬及四壁大將申景
禛具宏李時白特賜内廐馬一疋其後命設丙科勿論公私賤以
柳葉箭十五介一中以上或鳥銃六柄一中許科均報其勞南漢日記
丁丑後以斥和事連累被拘瀋上者甚多而多藉查勅年年出入
專事虛喝至庚辰則八勅來留三冬充厭之請罔有紀極且日事
馳獵無所不到物力之蕩竭無可言而驛馬之斃多至於三十疋
彼之設謀一則使我國力弊念不及他一則使我畏刼歎甚痛絶
南朝也八勅久留之際許多家丁盡給房妓遂以巫女私婢充定
而猶患不足或四五人給一婢言之可醜每念當時事人皆心寒
号爲三冬勅使云龍灣錄

丁丑三月初九日清兵歸路馳迫我師於椵島中朝都督沈世魁

死之方島中殺伐之時漢人呼詈曰天朝於朝鮮有何虧乎

背漢從賊怡然殺戮至此極耶聞者莫不墮淚且前日遼人之

分置三南居我土日久與軍人結交上年回朝命刷還椵島至

是見我兵之所虜者懇求生活而清人所殺無一原之或有逃

入抱持頗皆獲匿主見手足異處慘矣慘矣合上

孝廟在瀋時日與諸臣慷慨語曰此正難得之機會也汗之八

王所領盡是精銳而今盡入一網中若以我五千柄島銃向汗

幕齊發則非但前恥快雪殲滅此類正在今日雖有餘衆如蛇

之無頭鳥之無翼也又以大隊雄兵躡之則瀋陽不日可得也

諸臣莫不驚惶注訴東宮東宮抱持孝廟苦〻勸臣以故事不
諧此時洪軍門（明將洪承疇也）督遼薊至是以征虜前將軍率三十万
來援錦州軍聲大振兵勢甚銳直前汗兵正好斬殺我國數千
柄鳥銃一時齊發瞥眼間洪陣中精兵燗滅積尸如山洪兵大
敗（仝上）

英宗戊申三月逆賊李麟佐締結中外舉兵而起麟佐即故監司
雲徵之孫居清州松面村與桐溪孫希亮南冥之後書熊輔
通謀嶺南一道主張命湖南則羅州羅晩致等主張交通而
泰仁縣監朴弼顯起兵助之弼夢以前參判同謀闗西則平兵
李思晟内應則龍虎大將南泰徵所在響合十五日夜乘風雨

襲清州殺兵使李鳳祥先鋒北上先是自丁未秋間京外騷屑
或言邊山有賊至正月初都人訛言賊至彰義門外閭閻一夜波
蕩移時乃定亂前數日中外騷屑並盛京城士大夫多挈家奔
避南山一帶尤甚至是龍仁人安鎛因奉朝賀崔奎瑞告之奎
瑞疾馳百餘里夜詣備局告變 上命諸軍門分守城門津渡
以防非常以金重器為巡討使命出征重器有逗遛之狀兵書
判書吳命恒進曰主辱臣死臣請自往勦滅 上卽命差四道
都巡撫使朴纘新中軍朴文秀趙顯命為從事官時清州牧使
朴鏜棄印符走匿山谷間以狀報備局十八日夜後報始至關
內外大震諭都巡撫是夜往討之命恒始行軍到果川見旗牢

方得親精悍可用信為心腹令作間諜送清州賊陣得賊諜書
商乱者始知賊自鎮川分兵一向竹山一向安城二十三日官
軍到素沙改路向安城為先入奪人計及到安城日已昏獲
賊諜詳得賊情探其囊得李風祥貝纓俄而賊犯營砲喊繼起
時風雨大作柴燃未設一步不可辨軍馬多不食衆心頗遑、
命恒堅臥不起設粥饋士卒鼾睡如常陣中頗安時賊屯於郡
之青龍山中只知王師之向稷山不知已到安城曁朝始覺之
急上山結陣建紅傘以白旗指揮官軍失地利教鍊官權喜學
謂李万彬曰君非壯士耶何怯也萬彬慨然曰吾當先之躍馬
先登斬賊大將宗元懸首旗竿鼓譟而馳山上望見奪氣弓砲

且沾夜雨不可用時東北風急賊在西南官乘風盡力而上賊
勢益縮棄旗鼓四潰追斬百餘級日未午飛馬報捷贊新鳴鼓
角旗上衆〻懸賊首西室士馬欣躍翌日又先據竹山之鐘項
嶺賊在嶺底數十步猝見官軍勢大驚潰時西風倒吹旗幟拂
〻有鮮官軍氣益盛馳下峻坂勢若崩山直抵竹山府前賊　前
放炮揮旗衆不應遂大潰官軍四面搶殺偽副元帥鄭世流禁
逆尤甚禽而肢解之猝佐走投山寺村民申萬吉等與僧人捕
納檻送京師斬于軍光寺前諸賊將悉捕誅之四月初熊捕希
亮等又聚衆於安陰峽川恣食倉穀掠奪軍器巡撫軍陣于雲
峰之八良峙善山府使朴瑡健遇賊于居昌牛旨山下先據地

理昆陽郡守禹亨領兵而會賊又潰散遂捕熊輔希亮並首送
京鄭顯軍潰而逃尚州人朴東亨誘擒斬之鄭蕓拿來於海邑
逃縣所庭鞫斬之諸黨悉平四月十九日巡撫使振旅還朝

勘亂錄

附攻戰

世宗己亥倭寇庇仁又圍節度使李思儉於海州以領議政柳廷顯往征之斬獲甚多及還 上幸樂天亭迎慰燮尊錄解軍兵

世宗癸丑婆豬江野人突入閭延剽掠人民以崔潤德為都節制使往討之潤德會平安黃海軍馬五千于江界令李順蒙向李滿住寨又令崔海山李恪李澄石金孝誠洪師錫等分向諸寨斬獲四百餘人凱還 上御勤政殿宴慰之親執酌賜潤德等又令世子行酒令潤德勿起受酒陞拜右議政李爓西征錄

金宗瑞之死李澄玉時為咸吉道節制使素以武勇稱 世祖密遣朴好問輕騎疾馳代澄玉行一日疑姪擐甲趨迹好問嘗言有

設事好問出對澄玉擊殺之節勒軍馬移書野人自称大金皇帝
定都于五國城野人皆服澄玉將越江行至鍾城會日暮判官鄭
悰夜率死士突入殺之東閣雜記

世祖丁亥吉州人前府使李施愛謀叛殺節度使康孝文又殺觀
察使申㴐遣其黨賫書來達　上命龜城君浚為都摠使曺錫文
為副陞魚世恭為本道觀察使起復許琮為節制使康純魚有沼
為大將往討之大戰于洪原又戰于北青又戰于蔓嶺賊來爭拠
險我軍不得上有沼潛以小舟載精兵着青衣混草木色別由海
曲繞出上峯俯瞰鼓譟嶺下軍亦蚁附以上賊遂潰施愛逐走吉
州欲入虜中本州人許由礼諭賊黨李珠黃生等擒施愛來降斬

于陣前傳首師京師 仝上

世祖丁亥皇上有夾攻建州三衛野人之命時新平李施愛 上
命魚有沼及康純南怡等率軍赴之有沼直擣巢穴斬馘無數斫
樹白而書之曰某年月日朝鮮大將魚某滅建州而還天兵後到
見白書聞于帝〻降勑賜白金五十兩綵緞各四疋 成宗己亥
又因天朝命右議政尹弼商領偏師往征建州衛大捷中朝降詔
褒美 仝上

成宗辛亥尼麻車野人寇北邊殺鎮將以許琮為都元帥李季仝
為副發大道兵二万十月渡豆滿道踰欝池嶺焚蕩賊巢 国朝典故

中宗庚午四月倭寇釜山殺僉使李友曾進陷東萊熊川命左相

柳順汀爲都元帥以柳聃年黃衡副之討平之 稗官雜記

明廟朝黃海道强賊林巨正楊州白丁也自圻甸至海州一路吏民與之密結官欲捕輒先漏通以此橫行官不能禁朝廷使宣傳官哨探賊倒着麻鞋使見者入則謂之出出則謂之入以亂其蹤跡宣傳官往九月山見其跡以爲出而往還則追又使比潤豊天壽四五武弁往捕聚于端興賊乘高俯瞰亂射如雨官軍皆潰自後數百里之間道路幾絶或言賊黨充滿都城朝廷令五部許左作統以譏察之以南致勤爲討捕使往討之賊入九月山勢漸窮蹙巨正越壑而逃致勤盡發民丁作人城自文化至載寧一石一幕箇搜探巨正奪騎軍士馬向山後去擾攘之中初不知

為賊魁其黨之先投降者徐林遂呼曰賊也遂亂箭射殺之寄齋雜記

明宗乙卯倭賊六十餘艘寇全羅道灵岩郡守李德堅被擄兵使元績敗死長興府使韓蘊城陷死監司金澍使全州府尹李潤慶守灵巖朝廷以李浚慶為都元帥沈守慶金貴榮為從事官金景錫南致勤為左右防禦使進駐光州賊圍灵靈軍中嘗夜驚潤慶張燭出大廳戒勿虛動久乃定浚慶貽書劝出城潤慶不納再來使射之遂不復來潤慶先伏弩且設菱鐵於道使才人着彩服踴躍呈戲賊張翼而追之多死於弩鐵不敢深入列隊争觀優戲致勤等自後掩擊尽殲之後不敢更犯仝上

光海戊午 天子命本國發兵討北虜之犯邊者以姜弘立為五

道都元帥平安兵使金景瑞為副發五道兵二万赴之己未正月
弘立等渡涼三月至深河宣川府使金應河為左營將順川郡守
李一元為右營將而元帥居中營朝廷以平安監司朴燁分戶曹
參判尹守謙督運糧餉燁承密旨故遲留不繼餉三營亦不食累
日不能行步而劉提督継督令進兵初四日到富車嶺距建州奴畮
六十里距我國昌城三百里天將先行我師継進忽見田野起烟塵
漲天乃賊兵也俄而賊果薄劉提督一軍盡殁左營告急弘立合營
赴救未及往賊勢如風雨遂見夕陽下射矢如蝟鉄馬進退恍惚難狀
瞬息間兩營皆覆應河及雲山倅李継宗永柔倅李有吉右營千摠
金光卿兵稷左營千摠金佐龍皆為賊害弘立等遂為貴盈介所拘去 [illegible]

三月三日我軍踰牛毛嶺元帥營在嶺上左營在嶺下平地翌日

山前見敗軍帶矢及刀劒傷流血者、、来投我軍知明將刘吞

刘綎奋兵先為虜所敗我軍譁左營戎陣勿納敗軍俄而虜大至先

犯左營應河環設拒馬木於陣上分隊放炮虜騎沮不能突顏行

挫累進累退時弘立以全師在嶺上左營烽午告急熟視不為動

兵多取敗馬連屬之鐵騎隨馬復以兵冕馳馬、奔逸決拒馬木

左營砲叢虜前者顛後者蹂躪而進左營兵單不能支師遂潰應

河失馬步執大柳下猗柳自射殪者甚多虜兵墻立林列而應河

所立百步之内常廓如也數食頃虜始亂進而應河死集定缩

端宗三年乙亥六月十一日傳位于 世祖出慶會樓下召 光
廟讓位撥之大寶 光廟涕泣辭不獲遂避于壽昌宮 昌隆 宮 啓夜
元火下鍾樓時左右行廊皆災上之不得禪讓之謀始於謀臣權
擥而成於大臣鄭麟趾內官全自仁時年十二見其議腦如大
熘云 秋江冷語○乙酉 事宗立功勳溜
丙子正月領議政鄭麟趾率六曹參判以上啓曰臣等前請之
事近因國家多事未暇仰請日望速決毋留 傳曰卿等之言
是矣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天命予之事亦天命也雖有奸人豈
頰 上王西竊發亡秦者胡也天命豈可圖之更啓曰不可妄
之天命當盡人事耳請出居于外以避嫌疑 上手札勉從今

修理瑜家(錦城官)嚴其防禁 議政府啓 上三殿酒府宦官二人長番宦官二人差備速古赤四人別監四人並分二番侍女十人水賜二人卜只二人水母二人彦子四人兩別室侍人各二人水賜各一人各色掌十二人分二番德寧府官員輪次晝直夜則三軍鎭撫把門直宿 從之(魯陵志)

丙子六月二十八日降封 上王爲魯山君安置寧越郡錦城大君瑜于順興府初成三問等密謀欲復事覺被収盡誅死於五月及六月二十一日百姓金正水言於藝文提學尹士昀曰宋玹壽等(上皇國舅)將謀逆 上御思政殿召鄭麟趾等下玹壽于禁府仍下敎曰前日成三問言 上王預其謀宗親百官合辭

以爲得罪宗社不宜安居師京于國不允欲保初心到今人心未定煽亂之徒譸張不息予豈以私恩也大法滋隆邵(?)許封魯山君出居寧越以保終始命令知魚得海率軍士五十護送

上仝

魯山發向寧越 上命宦官安路餞于華陽亭魯山謂路曰成三問之謀吾知之而不啓是吾罪也仝上

魯山之在越也每清晨出坐大廳着袞龍袍據欄而坐見者無不起敬時境內旱焚香自禱天雨輒注仝上

丁丑十月錦城大君瑜謀復魯山事覺而死分賜魯山死初錦城主順興每與府使李甫欽慷慨流涕謀結南中武士白鷄(?)之

則僧乃胡僧楊璉之流而其奸臣等所指揮者乎天長地久恨
其可廢魂至今猶漂蕩誠可哀哉仝上
魯山遇害命沈于江玉躰逐〻洄洑去而復還十指纖〻如玉
浮于水面語吏家有柒棺初為老母設也乃潛收玉體斂以瘞
之未幾又有昭陵之變又命掘而沈之吏不忍掘佯若掘去而
還掩之至令不廢香火云仝上
成宗恭惠王配韓氏薨逝陞淑儀尹氏為妃 贈左議政起畝女
成化丙申生燕山寵陞驕恣妬忌諸媛嚴氏鄭氏不遜於 上一日
聖顏有爪痕 昭惠大妃大怒激成天威大臣尹弼商將欲獻
議旣出私第尹氏日夜號泣繼之以血 上遣內竪廉訪 昭

惠教其宦對以杌洗艷粧無悔意遂加罪焉尹氏以拭淚血帨

付其母申氏武云愼氏口吾兒保全以是告哀怨且哭我輩路俾瞎

車駕遂葬健元陵路左及 昭惠上賓申氏交通內人潛訴尹

氏之冤且上其帨燕山嘗以恭惠妃爲親母及聞其事愕然取

見時政記發怒獻議大臣及奉使人皆剖棺斬尸碎骨飄風緣

坐八寸叢鄭二淑仪及其子安陽鳳陽皆置極典立私廟今宗淨寺

祭如原廟朝鮮記聞

燕山天性剖酷荒悖沈湎酒色昏弃祭祀憤世見黜怨及 成

考專事叔後杖殺廉母流竄言官亂人妻妾三年通喪忍斷其

制先王陵寢盡爲免塞先聖祠宇變作梨園淫戲之所綱常掃

嶺移奉魯山于順興同為重復計一日召甫欽草檄父有曰挾天子而令諸侯疇敢不從順興官奴為反唱者潛匿壁中仍文通錦城官侍女竊其文奔走上京時基川縣監者聞其事發騎三四馬疾遂奪其文先入京上變錦城甫欽皆被收死南中士人亦多死（或云甫欽知反唱竊檄上京身自送也上變勑以自首先後誅）朝臣請處置魯山以絕民望遣禁府都事王邦衍奉賜藥到寧越踧踖不敢入邏將以時刻遲誤立而頓足都事不得已入伏庭中魯山具翼善冠袞龍袍出御堂中問所以都事無以答有一貢生常侍魯山者請自當之以一條弓絃繫頸而絕（以長繩從坐後窓穴遂以布帶縊之）是二十四日酉時也時年十七（貢生行未出門九竅流血即斃）侍女從人爭投郡之東江

浮尸滿江是日雷雨大作烈風拔木黑霧漫空經日不散 仝上

魯山常御客舍村氓之邑中者輒來謁樓下及還宇之日村氓又以事入官路遇魯山乘白馬騰踊上東谷去氓伏謁道傍問官家將向何處魯顧謂曰吾將往太白矣氓拜送入官則已遇亟變矣 仝上

初鐵擴未叢刑逼自盡暴尸于外從人邑宰莫敢收斂郡吏嚴興道往來獄街哭泣備棺率吏民營塟于郡北冬乙旨一日有羊步僧人來哭甚哀自言有通名蒙愾之分留連數日一夕負尸而逃或云焚之山谷或云投之江中今之冢墓乃虛假之葬也二說未知孰是若以佔俾之文觀之則投江之說無疑然

地罪惡蹈天前柳子光後任士洪相繼逢迎爭信其奸故也初
成廟廢尹氏燕山之母尋賜死于第燕山以尹弼商韓致亨韓明澮
鄭昌孫魚世謙沈澮李坡李世佐金承卿權柱李克均成俔爲
二六奸碎骨飄風盡殺子孫婦皆定屬婚亦遠竄緦麻之親決
杖分配洪貴達權達手等諸人或以言官或以金宗直門徒皆
被誅戮延及遠親　成廟後宮嚴氏鄭氏以廢妃之故打殺內
庭其子安陽君㤥鳳安君㦀及族親分配絶島尋殺之同日㤥
㦀已絶於國其妻令嫁他人所生許通仕路㤥妻給甄城君㦀
妻給寧山君皆令作翁主初納田非緇衣沈盃日甚常曰謝安
人臣尚携妓東山況人君乎甲子以後娼妓有姿色者遂及于

内始百數絡萬許改妓號曰運平入内者曰興清曰繼平曰續紅近入者曰地科興清經幸者曰天科興清分設閣院曰最紅曰雷英曰趂香曰含芳曰醉春曰繪綠曰清歡曰彩霞改掌樂院曰聯芳院所畜各千數房妓亦称是皆以京外公私賤充之又於列邑皆設運平以備上送置獲花庫以應其供饋鋪染署以供其奉粲置進恵署以供其喪用置杜陽護精司以為大行後興清入置之所又置興清保人名曰護花添春奪人家舍曰民給之分遣大臣稱紅駿體察使大搜京外公私賤及良家處女倡妓分置各院興清死則稱麗續墓遣官致祭孝思宴稱為永恵室置興清神主祀事皆如先王陵寢清平所爲之其初徵

舊夫總歛於民之産殆盡士大夫妻入參內宴者令書其夫姓名於衣襟有姿色者令縫衣誘以梳粧不整引入幽房留宿禁中者多月山大君妻朴為世子養母常留禁內　成廟後宮南氏亦見昵醜聲外播梓宮在殯手射先王馴養之鹿烹煮以啖先王諱日用樂食肉如常各陵寢香火並廢不舉以鄭誠謹孝筆為　成廟服喪至加誅戮凡旌表閭盡令撤去置鷹作坊于後苑八道鷹犬及啄食禽獸無不窮搜取來生捕熊羆柙置圈養陵寢諸山為時出獵奪民船延曳入慶會樓池面作綵棚於其上一曰萬歲二曰迎春三曰鎮邪三山高聳窮極壯〻麗宮殿寺宇連絡隱映自製詩曰壯氣仙峰聳碧霄神鰲灵鵲應時

裯群英咸宴忠臧合狐兎米因諵腑直霧閣雲窓能舸迎實梯
歌管鳳樓蓬是誰留玩勞民力都為朝鮮表壽饒都城四面百
里立禁標為遊畋之所常以單騎率一小宦不計晴雨馳騁往
來別設鷹師萬餘常隨田獵晝夜遊宴稍以小嬖動自祉禳淡
北洞至與仁門盡撤人家立標圍棘自仁王峙至馳駱峯大發
民丁築城葦楊廣高陽等邑盡逐其民以內需司奴婢居之禁
四门不通人行又禁津渡只由露梁行旅甚苦樵採亦絶昌德
宮慶會樓閒連造假家三千餘间欲引楊花渡水鑿通彰義门
使都監審度水道將於明年始役不及焉如蓐墻軍等莊軍鑿
池軍造官軍造殿軍斫材軍流材軍一時調發民间騰擾家無

留丁流離失所十室九亾崇禮門外露梁之間積尸如山主自
知其惡恐有言者廢經筵司諫院弘文館減持平二員凡上疏
擊鼓等事一切廢之又用刑極慘剖棺斬尸碎骨飄風為常典
羅織成罪小不容宥即位後日記史草直言讜論盡令剗削家
藏史草亦皆收入又尊崇受號曰憲天弘道經天緯地同領賜
自古荒政之主未有若此之甚者 震事奇聞
貞顯大妃憤燕山所為沈綿床席聞撲殺嚴鄭二淑儀遽起坐
曰此亦父王之後宮何至是耶主以頭撞后玉體后曰凶惡哉
遂不復言 謏聞瑣錄
燕山淫昏穢德殺戮無辜人心亾散宗社將危知中樞朴元宗

前參判成希顔吏曹判書柳順汀首建廢立之議協謀決策與
司僕辛允武刑正朴永文府使張珽藝芳院正洪景舟密約正
德丙寅九月丁丑夕希顔歷抵武靈君柳子光及右相金壽童
觀察使金勘喻以擧義元宗順汀會于訓鍊院子光及雲水君
孝永德津君濟亦至武夫健將不期而會夜三鼓元宗直詣昌
德宮洞口領相柳洵與金壽童贊成金浚郎胥壽禮判宋軼等
來會軍民塞道先遣孝誠等詣晉城大君邸具告其由又啓于
大妃遂分送力士于左相愼守勤刑曹參判愼守英左贊成任士洪
家捕命捉出斬之闕內入直官爭出赴軍元宗等進軍闕門外
馳詣景福宮啓于王大妃曰今者上失君道政令昏亂生民苦

於塗炭宗社危於綴旒臣等夙夜憂慮同知攸濟小大人心屬
望晉城久矣今欲推戴以宗社計敢稟慈旨乃遣順汀迎中宗
大王于私第秉輦入闕順汀等曰自古廢立未有數罪昌邑王
耳須令善處當遣人往告曰人心已屬晉城事勢至此請避正
殿出大寶云則必從之遂使承旨韓恂宦官徐敬生詣昌德
宮告之則曰我罪重大固知有此願好爲之即出大寶百官班
定遂希慈教于中外曰惟我國家積德百年深仁厚澤合于民
心以基萬世不拔之業不幸今者上失其道民心嗷嗷若墜塗
炭小大臣僚皆以宗社爲重來稟廢立予惟廢昏立明古今通
義俯循群情乃迎晉城于私第命即大位廢前王于喬桐 震事 奇聞

燕山配愼氏即守勤之妹也守勤之女又為 中廟潛邸時夫人方燕山荒亂守愼與姜龜孫同為相姜有廢主意適當赴京一日與守勤從容言妹夫與女婿孰親守勤遽曰世子英明只恃此耳龜孫默然遂行日慮其言之泄未及還疽發背而卒又正日朴元宗等使武士擊殺守勤並其弟守英守謙等 中宗即位翌日首相柳洵辛子光等啓曰舉義時先除愼守勤者欲成大事也今為守勤之女入侍內大若正坤位則人心危疑、則有關宗社請割恩出外傳曰糟糠之妻何以為之屢啓乃允是夕愼氏出寓河城尉鄭顯祖家時柳濱金駿孫等竄湖南見社稷將危欲立 中廟傳檄京師未至而反正 東閣雜記

燕山廢時成政丞希顔往告右相金壽童、、曰此國之大事吾何遽從一寧極之言而奔走乎即卧于枕曰君持吾首去希顔告以立大君之意則曰然則吾當往矣君先去反廢後金典籍詮為之下淚張規晉順孫為之鼓舞前言往行錄

中廟朝承旨金正國權撥啓曰恭順公芳蕃昭悼公芳碩俱無嗣 世宗廟以廣平大君璵為恭順後錦城大君瑜為昭悼後至今頌仁親之意况曾山祖宗懿親燕山上躬至親皆君臨一時永絶不嗣甚愧 殿下之仁請立後衆議紛紜竟未行退溪集權狀

宣祖丁未冬前參判鄭仁弘上疏請傳位於世子光海也斥領相

柳永慶之沮搪請正謀危宗社之罪云云戊申正月備忘記曰
鄭仁弘欲令世子速受傳位其自爲謀則得矣自以爲於世子
盡忠而其宗則不忠甚矣余心不安夜不能寢食不下咽矣仍
命仁弘李慶全李爾瞻等竄江界日月錄
宣祖大漸傳一封書於諸大臣外面書遺世子内曰視同氣如
予在時永昌大君人有譖之愼勿聽也敢以此托之又一封外面書
柳韓申許朴徐韓内署曰扶護大君語意懇惻七臣柳永慶韓
應寅申欽許筬朴東亮徐渻韓浚謙也荷潭錄
癸亥反正之後吳椒灘允謙訪梧里李元翼語及七臣事李
相垂涕曰噫永昌事宗 宣廟啓之也 宣廟有此心則但

當於燕閑之際以愛永昌如予在時之語教諭諄諄於光海以期感動其心使光海聞教惕然則雖無七臣之輔護他日之安可卜而光海終無哀矜之心則遺教七臣適足以益其猜耳使七臣不有遺教之事則當永昌論死之當可以面折廷爭冀回其心以其受遺詔之故光海疑之以心懷異圖七臣雖欲為永昌一言而死不負 先王遺教勢不可得已聖慮不及於此使愛子死於非命豈非天耶涕泣不已吳公涕曰此可謂後世戒也公私聞見

癸丑右相鄭仁弘劉湅先除柳永慶等七臣以折永昌羽翼蓋有 先廟托孤之令故也柳竟極律剖棺斬尸六臣並竄日月錄

癸丑故相朴淳之庶子應犀與徐羊甲結黨為盜捕盜大將韓

大君璣光海親鞫賜金悌男死李爾瞻李偉卿喉臺官請殺永

昌先朝大臣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沈喜壽冒死連劄爭之不得

時永昌甫八歲宮中賫奪之際死別之狀不可言城中之人無

不掩泣慈殿諺書日記傳于世遂竄永昌于江華甲寅正月初

九日三陽並出白虹貫日再以鄭沆為江華府使永昌大君暴

死 仝上

沈喜壽光海朝相臣也癸亥永昌大君擯棘江華終不得良

死沈公來見鄭左相昌衍垂淚而言曰主上宜抱置大君於

膝上啗以果實曰有賊欲害汝余在勿驚如是則可以慰

先王在天之靈而今反有此不忍為之事必不得我邦家矣

先臣恨不得死衣袖盡濕 公私聞見

癸丑五月十九日進士李偉等二十人上疏略曰母后內作亞

壼外應逆謀母子之道絕矣王子為賊所戴得罪宗社兄弟之

恩斷矣又曰聖人於春秋每以孫書胡氏於綱目張柬之云云

館學儒生齊擯大會于泮宮將二十人削籍仍上疏請罪學

安真為疏頭七月十二日檢閱嚴惺承文博士尹烇副正字權

鏶成均學正羅茂春校書著作金相潤會承文院列書二十人

姓名次書罪目曰動搖國母罪關綱常李偉卿李行成夏衍尚

恒崔護尹伸韓膳李生寅李日馨蔡謙吉黃德符申坩南省身

徐國楨安應壽韓職韓眼趙濟仁禹卿弟禹卿的也十三日光
海特命嚴煌進差仍削黜而司啓曰尹烇等四人徒知邪論之
附會不識討逆之大義承望嚴煌風旨二十多士一筆盡停惕
情驚駭請並削啓三而允傳曰四館官員擧摘李偉卿等解停
成均學正沈橒校書博士韓玉即日解停人被謫鐃
甲寅右相鄭仁弘上疏請廢世比大妃於哀善文善甫瞻偉卿
等繼之乙卯幼學趙漫上疏曰臣聞人倫有五而父子居其先
故百行之源孝一字而已舜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
者以其有頑嚚之父世而能使底豫而已慈殿雖不慈於殿下
獨不以大舜之所以事親者事之乎今之數慈殿者一則曰母

道已絶矣一則曰顯有當絶之惡痛矣哉言乎夫對人子言父
母之過雖於閭巷小民且有所不敢爲而敢於吾君之前忍擧
慈母之惡是以不敢待閭巷小民者待吾君不敬莫大於是宜
置大不敬之律而律不加身爵陟華顯此臣民之所以駭耳目崩心
志不能自已者也又曰記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
馬盡然而况於人乎以此觀之則殿下之於大妃在所當愛乎
在所不當愛乎大妃乃殿下之慈母也母子是情天賦常性寥
寐舊宮與鬼爲陰〻 先王之以大妃托殿下者必不欲如是而
已一夜之間殿下之心亦無惻然乎云〻濅等年二十八能抗
大義呈疏人皆失色濅言語自若光海怒加刑訊繫獄多年至

癸亥黨是除昌寧倅未赴卒 日月錄

丁巳冬賊臣爾瞻等倡廢母論陰嗾鄉儒日投疏光海令都

堂會議李相恒福議曰誰爲殿下畫此計者君父之前非堯舜

不陳虞舜不幸父頑母嚚常欲殺舜而舜號泣怨慕不見其不

是處誠以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故也春秋之義子無讎母

之義況假也妻者白也母誠孝之重夫焉有闕耶云云領相奇

自獻議曰國史記之曰某也擅廢之云云則非但諸得罪於万

古公議亦必爲殿下之善矣又引周鄭秦漢故事而主異日直

鄭弘翼議曰鄙臣不能贊襄聖孝齊美帝舜乃致此無前之事

伏願聖明遠法虞舜克盡誠孝云軍器寺僉正金德誠敢臣 一

忘愛君之誠與李恒福鄭弘翼一也云云兩司合啓伏見部孝
等議引虞舜處變之道為言夫虞舜匹夫也雖見害於嚚母禍
止一身舜之共為子職者舜之所以為舜也設令舜既在君位
而母之禍舜如此則舜雖以母待之為舜臣者其可坐視舜之被
害而不明嚚母之罪乎云云又曰奇李鄭金厥罪惟均請並
圍籬奇配朔州李昌城汝北青鄭鍾城金穩城醒菴集
初配鄭琛島金海南緣到謫所兩司密啓以地近島夷必有
交通之患請移北道改配金鍾城鄭慶源戊午秋又密啓通
胡移金泗川仝上
壬戌江原監司白大珩進歸與甫瞻等相議作變於西宮仍除

夕儺戲卒黨突入 慈殿潛避後苑一小婢替卧御寢以死弑之

云 宣廟夢吉此変 大妃得以預避云 日月錄